



KING JAMES AIRLINES

—— 消失的十年 ——

誰在搞飛機

黑五機長瘋狂詹姆士的苦勞奴記

JAMES WANG'S COMBAT DIARY



02

Trainee is like a prostitute, everybody can fuck you! 訓練生就像是個妓女，任何人都可以幹你！

1998年的國華航空旗下擁有四種不同的機型：多尼爾228（Dornier-228）、紳寶340（SAAB 340）、福克50（Fokker-50）、福克100（Fokker-100）。當中唯獨福克100是噴射機，其他都是渦輪螺旋槳的小飛機，載客量最多幾十個人。



國華航空當年旗下四種機型。

詹姆士進國華航空報到時，公司分配我們這批新人飛的是福克50機型（Fokker-50）。老實說在還沒進公司之前，我對「福克」是賣車賣零件還是啥的完全搞不清楚、沒有概念，後來才知道福克「Fokker」是荷蘭的國寶飛機大廠，福克50則是五十六人座的螺旋槳飛機。不過呢，因為Fokker的拼字跟發音都很像英文裡罵人的髒字Fuck，所以直到現在還是很多人叫它Fuck（法克）！如果各位讀者想知道法福克50長什麼樣，到松山機場空軍的專機隊就可以看得到了，因為中華民國空軍的專機隊除了總統的專機B737-800外，也有三架Fokker-50。





馬斯垂克是維基百科介紹裡荷蘭最老的城市，我們得在首都轉機才能抵達這內陸古城。當年對荷蘭只知風車、鬱金香的詹姆士，抵達阿姆斯特丹機場時真的是大吃一驚，對福克（飛機）的勢力感到無比震撼！機場裡頭可是塞了滿坑滿谷各式各樣、近乎全種類的福克飛機啊～如果你們也去過荷蘭就會知道大佬在講什麼了。

踏上荷蘭國土的興奮感很快就煙消雲散、灰飛煙滅。這絕對不是因為大佬要墊腳尖才搆得到荷蘭公廁裡的小便斗，而是接下來模擬機的魔鬼訓練！一般模擬機訓練通常是兩人一組，畢竟大家都知道開飛機要有正副機師合作，雙人搭檔再正常也不過。但是公司明知道我們是尷尬的三人行，卻不願意多派飛行員支援人力湊齊兩組訓練，於是我們同學三個只能夠每天輪流搭檔、換組配對訓練。

公司派給我們的模擬機教官是位惡名遠播、教學嚴厲到可怕的老頭教官——科司坦尼亞。他原本是福克原廠的試飛官，也是當年我們國華航空荷蘭籍的訓練經理Lucas（盧卡斯）的教官。科司坦尼亞從飛行線上退休後就在福克的訓練中心繼續執教，教導換裝福克飛機的飛行員。我之後曾在不同國家遇到福克的機師，聊天之下才知道……原來很多人都曾受過科司坦尼亞的毒害啊～～LOL。



板完全沒有作用。可是暴怒的老科認定我在強辯，結果當然只是換來另一頓痛罵！

老科罵完之後氣沖沖地把詹姆士換下，叫同學傑瑞上去飛，要他示範給我看。既然還是練習跑道上放棄起飛這個科目，使用同一架設定有問題的模擬機，飛機煞車踏板就不會有自動重設的奇蹟，傑瑞當然也無法在跑道上把飛機給煞停，最後也把飛機給衝出了跑道。但老科的評語卻是：「嗯，別擔心，這不是你的問題，是模擬機的問題！」What the fuck……人帥真好，我人醜TM吃屎。

詹姆士的模擬機訓練就是在這種氛圍及情況下每天以淚洗面度過……當時真的很害怕訓練沒過就得回家吃自己，這樣怎麼對得起一路支持我、疼愛我的父母呢？

那時候大家無不想盡辦法安慰我，還記得有位睿智的學長說了句讓詹姆士至今仍記憶猶新的睿言。我在這裡要分享給大家：「Trainee is like a prostitute, everybody can fuck you！（訓練生就像是個妓女，任何人都可以幹你！）」就是這句話一直支持著詹姆士，讓我撐過模擬機訓練回到了台灣。



大佬就在這台福克50模擬機裡吃盡苦頭、挨打叫罵。





03

在台灣只要模擬機的訓練考核通過，就可以領到民航局發的機種執照（Type rating），以我的case、就是領到了福克50的商用駕駛員執照。依民航局的規定來說，已經可以合法的操作飛機當副駕駛載客飛行。只不過，我們上模擬機訓練就好比一般到駕訓班練車，大家都知道，學會開車考上駕照跟實際上路完全是兩碼子事啊！航空公司當然不會隨便冒險，把一個沒有經驗的副駕駛放到飛行線上與一般的機長搭配飛行，所以都設有實機航路訓練的門檻，或者要說是道路駕駛訓練也可以。

航路訓練簡單來說就是公司安排副駕駛訓練生與公司的訓練教官（Instructor Pilot）一起搭配飛行，在公司規定的載客飛行趟數裡面，向訓練教官證明自己有能力滿足公司對於副駕駛在學識以及技術層面的要求，否則就會被淘汰。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自訓或是培訓的機師，皆有相當比例的人數在不同的階段（模擬機或是航路訓練）遭到淘汰回家吃自己。

和同學霍華以及傑瑞比較起來，詹姆士的航路訓練不僅非常不順利，還順便應證了何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詹姆士在荷蘭模擬機訓練時跌跌撞撞的種種早就傳回了公司，一傳十、十傳百，傳到最後有人說我飛得很爛、有人說我態度很囂張、有人說我很白目……總之內容千奇百怪，而線上教官討論的結果就是：讓這傢伙吃苦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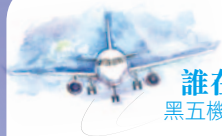
既然知道謠言四起狀況危急，詹姆士當然不可能坐以待斃，立刻開始找救兵。而根據密報及可靠消息來源指出，公司裡面有位非常非常資深的高人可以幫忙。這個人很奇妙，飛行時總是坐在右座跟其他的機長一起飛行，但是他肩膀上又掛著四條代表機長的金色肩章，所以我當時以為他是機長。事後才知道他「原本」是機長，而且還曾經是國華航空福克50的總機師，可是因故被降職成副駕駛，只是為了面子才繼續穿著機長的制服（大家叫他地下總機師）。

附帶一提，那時候的國華航空，每個機隊都設有總機師（Chief Pilot）以及機隊經理（Fleet Manager）。總機師顧名思義就是機隊的頭子，而機隊經理就是管理機隊的人，我只知道班表都是機隊經理在排的，至於總機師跟機隊經理職務差異在什麼地方？說實話我到現在都沒搞懂！我想這也是後來國華航空與華信航空合併之後，就把機隊經理這個職務給取消掉的原因吧。

言歸正傳，這位非常非常有「砍展」的地下總機師，因為非常資深而且在空軍裡的期別非常高，空軍退伍來的機師都曾是他部隊的部屬或學弟，所以不只在機隊很威，甚至連在公司裡面講話都很大聲，大家都要看他臉色給足他面子。詹姆士透過關係找上了他，還帶上了老爸從貴州探親帶回來的正宗「貴州茅台酒」，基於老大哥照顧小老弟的份上，地下總機師接下了大佬的case，並且答應絕對會幫詹姆士跟所有機長疏通，給我條生路。

地下老總交代大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機隊經理並





更尷尬的新八卦……說我是空軍某位很資深、人緣很好，擔任華航747機長的大前輩之子。這個新劇本說我是靠老爸的關係才擠進國華航空，結果大家更認定我就是背景夠硬才敢在公司囂張跋扈！大佬那陣子最怕的就是被教官問：「你是不是王○斌的兒子啊？」

本來以為是新的惡整手法，結果搞了半天……原來是我們那位地下民航局長老大哥跟公司的機長們放假消息，告訴大家我是華航某位王大機長的兒子！老大哥以為這樣大家應該會給點面子放過我，畢竟人家在空軍的輩分真的非常的高。沒想到不幫還好，謠言一出反而弄巧成拙越抹越黑，徹底幫了倒忙！

說來好笑，事情都過了快20年，現在遇到華信的老同事，竟然還會有人問詹姆士：「老實說，你到底是不是王○斌的兒子？」

會有「靠關係」這觀念也不能怪大家，早期的航空圈實在有太多人靠著父執輩是空軍的將軍或大官身分牽線進到航空公司。雖然不能以偏概全，不過其中沒有實力卻利用靠山的權威在公司囂張跋扈的人真的很多，至少我遇到的大半如此。像當年華信航空負責排組員班表的人，他每天穿著飛行員的白襯衫制服，遇到新人就囂張的說：「我爸爸是某某將軍、空軍F-5戰機全套的模擬機我都飛過，飛行根本沒什麼，我只是不想飛。」新人都以為他是飛行員，其實什麼屁都不是。就是這種人和軍系教官聯手裡應外合的搞我班表，讓我只能跟想搞死我的機長一起飛。

突然想到另一個例證，國華與華信航空合併後，新進的





誰在搞飛機

黑五機長瘋狂詹姆士的苦勞奴記

員工都必須要上一整天「華信與我」的新生訓練課。有天詹姆士休假在家裡賴床被電話吵醒，電話那頭的女聲劈頭就一句：「你王天傑嗎？」在確認身分後就開始厲聲質問：「你為什麼不用來上我的華信與我？」睡眼惺忪的詹姆士還在滿頭問號時，話筒又傳來歇斯底里的奪命連環問：「你知不知道我是誰、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啊？」這下我也火了，噙了一句：「我管你是誰！」結果這女的竟然開始自誇：「我出過一本書你沒看過嗎？我是華信公關經理……」聽到最後，又是一個空軍退伍將軍的女兒。

唉呦～大佬都出到三本書而且還變成電視名嘴，到現在都還不敢問人：「你知道我是誰嗎？你知道我是誰嗎？」



當年台灣還有空勤證這種東西（如今早已取消）。



04

學長的口袋名單

詹姆士在國華航空當菜鳥的時候，有過幾次至今記憶猶新的恐怖體驗。下面要講的這篇故事，就是當年害我被打入煉獄、被整到不成人形的重要關鍵。

進入故事之前，我先說明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之下，航空公司機師有哪些派別。首先～最大宗為空軍退伍的機師，其次為陸軍航空隊直升機退伍的機師（通稱陸航），再來是航空公司培訓的機師，最後才是我們這種爹不疼娘不愛的自訓機師。

在那個年代裡，只要是公司的空服員跟機長搞在一起，空服員在公司就可以跟螃蟹一樣橫著走路。像是資淺的學妹跟機長搞在一起，就再也不用擔心被學長姊欺負，等於是買了保險。詹姆士剛進國華航空報到時，學長特別交待了一份口袋名單……再三叮嚀哪些空服員碰不得、哪些千萬要小心，是得罪不起的機長小密馬。說出來或許你們不信，這口袋名單長到可以造冊，讓初進社會涉世不深的詹姆士大開了眼界。名單裡……有腦滿腸肥的已婚機長配標緻空服姊姊、這種活像貪官

